

作为一名爱书的幸运儿，我曾淘廉价淘得美国记者斯诺撰文的英文原本《Red Star over China》。此书橘黄色布面装帧，伦敦维克多·戈兰茨公司发行。封面下端印有“左派俱乐部，不对公众销售”，说明此书等同于“内部发行”的书籍。此书于1937年10月初版初印，同月又重印三次。笔者存本为1938年6月第6次印刷本。为何连续重印，因为这本著作首次将伟人毛泽东的生平事迹推介给了西方读者。

关于此书中文译名，有两种。若是直译，当为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为何民国时期又译作《西行漫记》呢？中文译者忌惮国民党的审查(红星象征着共产党)，未能直译。《西行漫记》很容易联想起《西游记》之名的中国古典小说，与纪实著作不符。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不仅切题，而且引人思考，既然是“闪闪红星”，闪光点又在何处呢？

翻阅全书，共产党人的种种优秀品质，就像无数亮点，闪闪发光。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便是纪律严明。书前印有一张《1934年的中国红军分布图》。早期中国的红军，也有少数人纪律涣散、生活腐化。譬如苏中人民熟悉的工农红军第十四军（活跃于1930年上半年的如皋、泰兴等地），就有例可证。像如皋县委的

“纪律严明，纪律严明，纪律严明”

1990年7月1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市任职期间，看了《人民呼唤焦裕禄》后，思绪万千，写下一首充满激情的《念奴娇·追思焦裕禄》：

魂飞万里，盼归来，此水此山此地。

百姓谁不爱好官？把泪焦桐成雨。

生也沙丘，死也沙丘，父老生死系。

暮雪朝霜，毋改英雄意气！

依然月明如昔，思君夜夜，肝胆长如洗。

路漫漫其修远矣，两袖清风来去。

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遂了平生意。

风雨送春归，花香迎秋火，已是30年前事了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人生前行总能看到生命的风景。回望历史，背景里肯定有个自己的影子。但凡认真思考过的人生总有发现，或事件面目，或生命流速，或真理本色。人生中的起伏跌宕、忧思喜乐、生离死别，终究是镌刻在年轮里的轨迹，只是你不言而已。家庭是每个人生活的起点，家风熏陶尤为重要。王宾家族从晚清至民国可谓忠烈满门。及至新中国成立后，王氏后人依然秉持家风传统，以中国知识分子风骨节气与敬业精神，忠诚事业，报效国家，在不同领域和地域有所建树。

良好的品格与文学锤炼，帮助作者完成了一个个梦想。青少年时期对文学的热爱，后弃文从医，写成多部医学专著出版发行，为城乡工矿企业普及职业病等防治事业提供范本，这在上世纪80年代可谓凤毛麟角。

总说人生苦短，但终有轨迹可寻。对文学的兴趣，始于青少年时代，作者发表过诗歌、散文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作为“老三届”南通知青的他插队如东，也曾是名噪一时如东县文学创作组的成员。

然而，此间的王其康却由文学医，成为救死扶伤、服务群众的

“白衣战士”

春天，读了蔡澜的一本新书《人间好玩》，摘下语录若干——“我太爱生命，舍不得把它睡了。生命太可爱，不能钻进一种嗜好或追求中便迷失了。是我玩这世界，不是这个世界玩我”“想做人豁达，首先得在年轻时拼命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学，不埋怨。学习多了，就有信心”“每个人的一生，生活方式都是很单一的，旅行就是让你看看别人是怎么活的，然后把他们的优点容纳到自己的生命里来”……

蔡澜是一个会玩的杂家。他兴趣广泛，觉得人生真的很好玩，哪怕一个人住在深山、寺庙里，也会有很多享受，不会觉得厌烦。人间既有美物，又有美景，还有好吃的，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多有趣啊。

会玩的人都有一颗好奇心。蔡澜喜欢一切好物，在他看来，玩物不丧志，玩物可养志。花卉之中，他最喜欢荷兰产的牡丹。盛开之后的牡丹花瓣重叠又重叠，一朵花到底有多少花瓣？蔡澜竟然兴起细数，最后数得花瓣有二

党纪严明军纪紧，清廉干部养廉心

——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闪光点

□亚 平

“纪律严明，纪律严明，纪律严明”

1990年7月1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市任职期间，看了《人民呼唤焦裕禄》后，思绪万千，写下一首充满激情的《念奴娇·追思焦裕禄》：

魂飞万里，盼归来，此水此山此地。百姓谁不爱好官？把泪焦桐成雨。生也沙丘，死也沙丘，父老生死系。暮雪朝霜，毋改英雄意气！依然月明如昔，思君夜夜，肝胆长如洗。路漫漫其修远矣，两袖清风来去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遂了平生意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如果历史是条河流的话，那么人生大致是一尾鱼或是一丛水藻的历程，抑或是渐行的舟楫、沉浮的叶子。

不腐败。以毛泽东的衣食为例。《苏维埃掌权人物》一节记载：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，但因为是湖南人，他有着南方人“爱辣”的癖好。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。除了这种癖好之外，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。事实如此，斯诺还为了毛泽东拍摄了一张站立的半身照。照片中的毛泽东身材高高瘦瘦的，穿着一件带纽扣、袋子的工作制服，十分朴素。仅仅从吃穿来说，延安的共产党干部，很是清廉。

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译成中文本后，影响了当时很多爱国青年。还有青年人，